

## 鲁迅的光芒

□ 林非

在鲁迅很多辉煌的篇章里面，既蕴涵着深邃的思想哲理和高旷的审美旨趣，又闪耀出一种强烈地关怀整个民族和人类的炽热情怀。像这样宏伟的力量和晶莹的光芒，将会永远照亮，震撼和鼓舞后代多少读者的心灵。鲁迅于二十二岁那一年写成的《自题小像》中，就发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要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衷心爱护的祖国。他始终热爱着古往今来多少高尚和坚毅的人们，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可惜的是此种“前仆后继的战斗”，“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于是他焦灼和英勇地思考着伟大祖国的命运，大声疾呼要求改变千百年来专制王朝恣意妄为的暴虐统治，控诉和抨击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等级特权为基石的统治方式，除了残忍地屠戮人们的生命之外，还制造出多么丑陋和顽固的习性，被压制在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在物质方面受尽了盘剥和掠夺，在精神方面又受尽了凌辱与毒害。

针对这种束缚、禁锢、蹂躏和麻醉着广大民众的痼弊，鲁迅全面而又深入地阐述了“改革国民性”的主张，就是为了要让人们的精神逐步地觉醒和完善起来，最终实现人性的解放，完成他所提出的“立人”的目标。他明确地认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像这样充分地锻造成了完美的个性之后，人人都能够具有独创性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道德情操，自然也肯定就可以“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破恶声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性都获得了合理、健康与美好的发扬，那么整个社会群体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升华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而就向着辉煌灿烂的明天迈进。鲁迅概括和总结的这个深刻的命题，正犹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总结的那样，“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鲁迅除了运用自己风格独特的杂文笔法发表出异常高昂和深广的见解之外，还创作了若干具有经典意义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作品，充满诗意图而又探赜索隐地抒写出丰富复杂的社会人生，以及种种人文与自然的环境。在性格的刻画和细节的描摹方面，也都显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从创作方法的角度而言，则又体现出现实主义逼真与深邃的境界，浪漫主义浓郁的气势与强烈的气氛，现代主义擅长表现心灵中潜在波纹和影踪之变幻、闪烁与反射。他的文学创作无疑是抵达了审美的高峰，从而给予读者许多思想与艺术的启迪。

对于像鲁迅这样巨大的文化现象，以及他所作出的诸种重大的贡献，我们应该抱着严肃认真与不惧艰苦的心态，有理有据地去进行探讨和研究，总结和分析他取得成就与存在不足的两个侧面，以及全部原因之详尽诠释。如果都能够像这样凭着科学的精神去进行评价的话，自然就既不会盲目和肤浅地崇拜，更不会无知与粗野地叱骂。前者的精神状态是可怜的，后者的精神状态则是可卑的。

正是由于鲁迅思想和艺术的成就具有异常深刻与丰富的性质，想要做到很好地理解与掌握它全部的内涵，确实是一桩非常困难和艰巨的工程，因此就应该不断深入地去进行研究，并且将从中得出的许多真知灼见，努力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传递给更多的读者朋友们，以便引起大家广泛的磋商，这对于提高我们民族的精神素质、道德情操和审美水准来说，将会出现一种多么美好的前景！

在已经跨入了二十一世纪的当今岁月中间，我们确实应该像鲁迅那样向着深刻的思想哲理和高尚的审美情操挺进，向着关怀和升华整个民族的道德境界攀登，这样才能够促使伟大的祖国更好地在世界的长空中翱翔。这也正是让我们深深怀念着鲁迅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原会长）

## 无比正确的废话

□ 王锡荣

时下谈到鲁迅，最时髦的一句话就是“鲁迅是人不是神”。当年陈独秀一句“鲁迅不是神，而是个人”，在近来忽然成了名言。当你看到某人在引用这句话了，你就可以知道：他要拿鲁迅说事了——不是来“发现”鲁迅的缺点、错误以至人格缺陷，就是指摘那些肯定、赞扬鲁迅的人。

当然，这句话十二万分正确，可惜是句无比正确的废话——有谁主张把鲁迅奉为神的吗？从来没有过啊！原来是个假想敌。

其实，独秀先生他老人家当时的原话是这么说的：“……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光看这话，实在一点也不偏颇，非常正确，无可挑剔。然而他何以要拿神和狗来说事呢？要解读这话，还得加一点上下文。他说：“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原来，他是有所指的：指一班“无知妄人”。平心而论，陈独秀主张以一个具有文学天才的人来定位鲁迅，真的很可贵，这是他的鲁迅论被推崇的重要原因。不过，他的话是有偏颇的，正如他一贯的风格一样，有点过激。试问：真有谁说过鲁迅是神吗？没有的。其实，陈独秀原本只是说“仿佛”啊！何为“仿佛”？比方而已！并非实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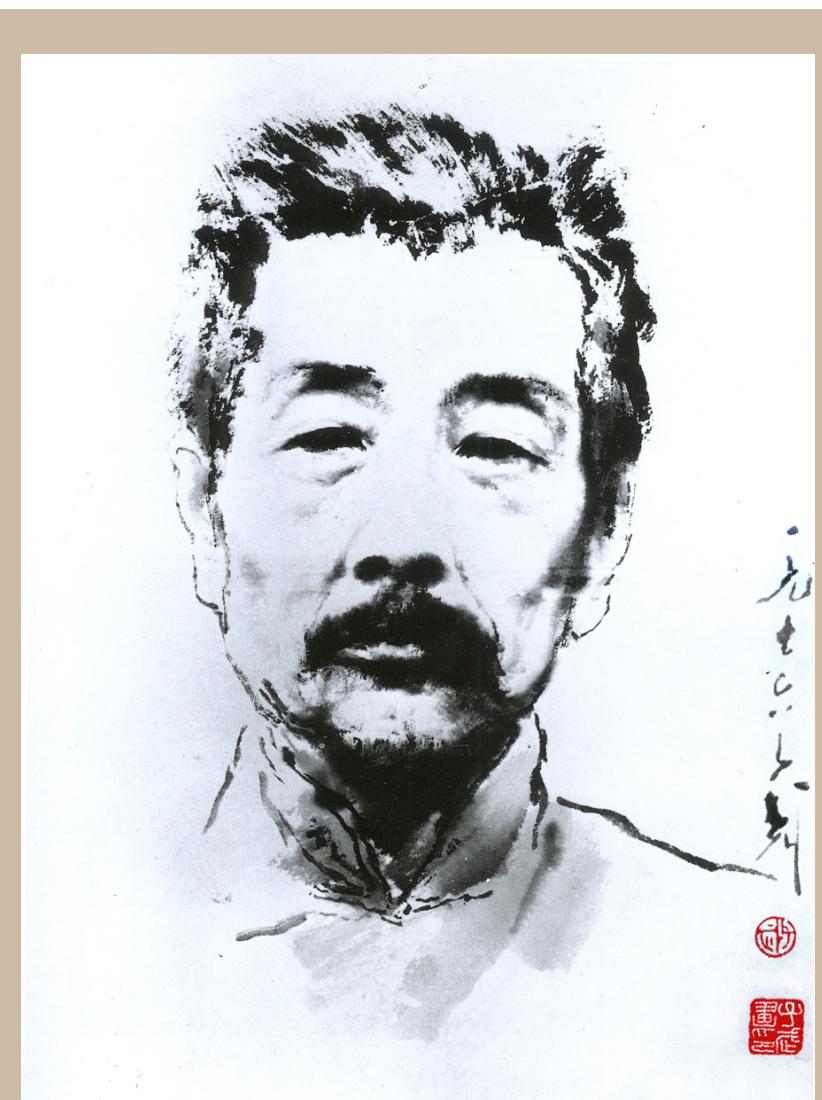
可是，后来的人们发现了咱们曾经的“老领导”的经典话语，觉得挺顺口的，随手引用，慢慢就变了味了。有人发现了鲁迅的一个记忆错误，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原来“鲁迅是人不是神”！有人要替某个被鲁迅批评过的人抱不平，就说：“鲁迅是人不是神，他就不该骂错人吗？”有人要为某个鲁迅批评过的现象翻案，就说：“鲁迅是人不是神，他的观点一定对吗？”有人要批评别人的鲁迅论，就说：“鲁迅是人不是神，你们不要神化鲁迅！”再后来，又变成“鲁迅是人不是神，他有性格缺点”，“鲁迅是人不是神，不该崇拜”。日甚一日，终于变成谁肯定鲁迅就是神化鲁迅，谁对贬责鲁迅的观点表示异议，谁也是神化鲁迅。估计不远的将来就会有人来讨论鲁迅是人还是狗的问题。

于是“神化鲁迅”又成了上面那句话的变种。接着人们发现，变种比原种更有杀伤力。于是，就有了“把鲁迅请下神坛”、“让鲁迅走下神坛”的说法。这样一来，就坐实了“神化”说，变成鲁迅已经坐在神坛里了。其潜台词就是说：之前所有对鲁迅的肯定以至颂扬，都是“造神”。

可是，有谁见过有人把鲁迅当做神，哪怕只是主张把鲁迅当做神的？退一步说，或许有人全盘肯定鲁迅，或者盲目颂扬鲁迅，甚至可能持“凡是”论（即“凡是鲁迅做的都是对的，凡是鲁迅说的都是对的”），但毕竟与神化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千真万确，鲁迅是人不是神，因而鲁迅有缺点、错误，都绝对正常，毫不奇怪。看到什么指出来，大家注意，避免重蹈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在谈鲁迅缺点的时候搬出“鲁迅是人不是神”的法条来，甚至祭起“神化”的无敌宝剑来呢？说到底，就是论者自己脑子里藏着个“神化”了的鲁迅，于是当他“发现”了鲁迅的凡常以至“毛病”，就觉得不可原谅、不可思议，大呼小叫起来。由此可见，真正有“神化”观念的，其实正是那些指摘“神化鲁迅”的诸公啊！

（作者系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鲁迅先生像(中国画)

王子武 作

关于鲁迅，人们已经说得太多太多。然而，抖不尽历史的尘埃，鲁迅总是被搬到前台。鲁迅的思想，他的人格力量，他的作品价值，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认识，阅读鲁迅的“懂”与“不懂”，没完没了地被人们持续评说。这可能就是一个文化巨人的强大生命力吧，正解也罢，误读也罢，鲁迅从来都是一个无尽的话题。在鲁迅诞辰129周年到来之际，我们推出这一纪念特刊，是要努力唤醒记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何在，高度何在。近一百年的中国文学，因为鲁迅，所以现代；现代中国文化因为有鲁迅，所以有更多自觉。

感谢张梦阳先生为本期特刊所做的贡献，感谢专家学者们的热情赐稿。

——编者

## 鲁迅真的死了？

□ 郑心伶

我们曾拍着胸膛宣称：鲁迅还活着，鲁迅并没有远去。但做梦也没有想到，鲁迅作品从中学语文课本中节节败退，鲁迅的精魂已经游离，很多人要设法回避他、抛弃他、鄙视他、咒骂他、修理他，甚至要把它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驱逐、开除出去。

我们曾高兴地看到，鲁迅研究单位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内外的鲁迅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发展。

但时至今日，甭说国外，咱们国内又有几个鲁迅研究会仍在正常活动？又有几个人是真正把鲁迅研究当“志业”的？而以之当跳脚板、垫脚石的倒不少。殊不知，鲁迅是最厌恶别人利用他的。

难道气候真的变得不宜鲁迅生存了？不合鲁迅研究安身了？所以，我们早就慨叹：鲁迅不是“笑了”，而是“哭了”。

难道鲁迅真的犯了大错，非要把他置于死地？中华民族出了个鲁迅是喜还是悲？

难道鲁迅研究这碗饭不好吃，不该吃，吃了要闹病？正直的鲁迅研究界人士要敢于站出来诉说心里话才好。

难道当今社会真的不需要鲁迅了？鲁迅真的闭嘴好了，或者早该收起鲁迅的照妖镜、解剖刀与匕首投枪，早该放马南山啦？

倘若鲁迅在今天真的死了，那可以断定，他绝不是被骂死、被整死、被打死的，而完全是他自己气死的。

事情是这么复杂。目睹诸多的事与愿违，诸多的横遭打击，诸多的乌七八糟，鲁迅怎么不活活气死呢？

当然，鲁迅如果真的不死，他还能有所作为吗？他还敢于弄潮吗？敢于挥舞批判的大旗吗？恐怕还是“而已而已”，恐怕还是“彷徨”“绝望”，恐怕还是当个“苦闷的象征”……他除了死不瞑目，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唉，最大的遗憾是，鲁迅不该死在今天，鲁迅研究阵地不该从我们手中丢失，阿Q们真的要“子孙满堂”了。

反正，鲁迅是否真的死了，只好让历史来论证、判定。

末了，我突然想起斯大林。他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斗中，尚且发令“保卫普希金”、“保卫托尔斯泰”，而我们呢？是否眼睁睁让鲁迅真的死去？

（作者系广东鲁迅研究会会长、《鲁迅世界》主编、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有人说，远离江湖，仍被江湖中人惦记，是人生一大幸事。我已渐离鲁迅研究界，时而谈胡适，时而谈丁玲，时而谈冰心，时而谈巴金，但仍有友人约我写关于鲁迅的纪念文字，我在感激之余，又觉得力不胜任，故在纷乱的思绪中蹦出这样一个题目：“难以言说的鲁迅”。

难在何处？难在两点：一、鲁迅文本的内涵往往具有多重性和模糊性，提供了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的开放性空间；鲁迅精神世界是一个由多种因子构建的生命整体，其中有绝望与希望、阴暗与光明的交织，也有求索和彷徨、逃避与抗争的撕扯。倘予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二、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不同的利益群体置身于多元化的语境中，对同一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必然有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评价。每一个读者心目中都可能有一个不尽相同、甚至不愿与他人共享的鲁迅形象。鲁迅在《看云琐记（二）》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就在同时代，同国度里，说话也会彼此说不通的。”诚哉斯言！

比如前一时期有人重塑“活着的鲁迅”的形象，介绍鲁迅精致的生活、丰富的人性、“好玩”的性格……这些对“意识形态”“革命化”的鲁迅形象都是一种矫正和颠覆，有其可取之处。但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恐怕还有更本质的所在，这也是不能忽略和淡化的；否则，凡是“好玩”的人就都可以俨然以鲁迅自居了。又有人把鲁迅“立人”思想的精髓概括为“个体尊严”和“个体生命的自觉意识”，这无疑也有正确的一方面，因为个人尊严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概念之一；个体生命意识更是一种最基本的人生价值，是人生其他一切价值的前提和基础。但对于鲁迅那一代志士仁人而言，对民族尊严和群体生命的高度关注也是不能忽略的。“我以我血荐轩辕”是鲁迅青年时代的庄严誓言，“和革命共同着生”更是鲁迅晚年思想升华的重要标志。在我看来，鲁迅的伟大固然跟前者有关，但更取决于后者。总之，我认为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鲁迅总会与其“本相”，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以自己的主观意志去改变事物的“本相”，而最逼近事物“本相”的并不是口述历史，而是白纸黑字写定的文本。如果得不到文本的有力支撑，任何新论都只会成为一种学术时尚，或作者的自说自话。

稍不留神，我又道出了我对鲁迅的一孔之见，不禁惶恐之至。我现在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并不认为我的看法绝对正确，更不奢望得到普遍的认同。我只是期盼在鲁迅研究过程中有更多的理性、更多的宽容，因为鲁迅的確是一位难以言说的历史人物。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

## 尴尬的纪念

□ 孙郁

曾经有段时间我们纪念鲁迅的时候，总把话题搞得很教条，以致引起青年人的不快，和历史便有些隔膜了。将先生供奉起来的纪念，其实是违背其遗愿的，也远离鲁迅的原态。鲁迅死前希望人们忘记自己，那是真实的感言。也许是这种希望自己“速朽”的遗嘱，让我们这些后人肃然起敬。如果说今天纪念先生还有什么意义的话，他的不同流俗的“无我”的理念，大概是不该忘记的吧。

郁达夫生前对鲁迅的评价意味深长，以为在文字上是同代人所无法企及的。鲁迅的思想，都是在与敌对的力量对比和抗衡的时候显示出来的。有趣的是他在阐述自己思想的时候，不都是简单的布道，一直用形象的语言为之，显得很特别。我注意到，在他和学者们争论理论的问题时，表述方式却是诗化的，得庄子与尼采、普列汉诺夫的妙意，将复杂的问题多致地表述出来，显示了一种高度。我们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不太注意鲁迅的表达方式，鲁迅的有趣的一面经由人们的叙述反而乏味得很。我有时想，我们可能在用先生最厌恶的方式纪念他，比如八股调、伪道学等。我检点自己旧的文章，也有点类似的腔调，说起来是脸红的。

除了批判理念、智性之光外，鲁迅一生对事物判断的那种诗意的表达我们一直没能很好地继承下来。现代汉语越来越粗鄙，单意性代替了繁复性，文艺腔置换成了诗意。我们现在无法达到鲁迅的高度，其中之一是丧失了汉语表达的纬度。把语言仅当成工具，而非精神攀援的载体，不仅古意寥寥，连衔接域外艺术的冲动也失去了。我们和“五四”文人的距离，在表达的向路上就已经问题多多。

自然，每个月有自己的语言方式，今人不应再返回过去。鲁迅的语言是不同于古人的，也不同于同代人的。古代的语言在他看来是被士大夫气污染了。那些事功的书写和神圣的文字，殊乏创意。而同代的语言则有江湖气和党派气，缺少的恰是个人的意志。那个意志不仅含有智慧，还有人性的暖意。我们现在却把那些幽邃的温润的文体放弃了。先生跳出众多的表述空间，在寂寞里独辟蹊径，置身于时代又不属于时代，那就既有了当下意义，又有了纯粹的静观的伟岸。

去年曾邀请顾彬先生到鲁迅博物馆演讲，会后的交谈给我很深的印象。他翻译了多卷本鲁迅作品集后，被那深沉的文字所打动。可是在阅读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时，颇为闷损。几乎是白开水的那些套话，给他的是失望的感觉。他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不是外行的自语。我们可以说顾彬的发言略显偏执，或许伤害了一些作家，但他提出的问题，是真正的问题。可惜这样的话，被媒体炒作后竟被娱乐化地处理了。

鲁迅的表达很少重复，每一个话题都有特别的语境。即使最愤怒的时候，也依然能将美丽的句式呈现出来。比如从来不是“是”、“不是”那样回答问题，总是在肯定的同时也警觉其负面因子的存在。他认为人们选择了什么就可能成为选择对象的奴隶。“在无所希望中得救”的思维方式，可能是其精神的本然。而我们往往用相反的模式打量那些文本，岂不可叹也夫。

老舍生前曾说，鲁迅的表达可能是后无来者的。这是个宿命的预言。如果是真的，那也是鲁迅真的伟大的原因。如果不是，那么我们面对先生的遗产，就没有一点惭愧吗？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